

李西岳◎著

血地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李西岳◎著

血地



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地 / 李西岳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511-0652-8

I. 血…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37302号

书 名: 血 地

著 者: 李西岳

策 划: 张采鑫

责任编辑: 刘红哲

责任校对: 李 鸥

书名题签: 李西岳

内文插图: 韩正法

封面设计: 景 轩

美术编辑: 胡彤亮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32/24/28/29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20 1/16

字 数: 400千字

印 张: 26.5

印 数: 1-30000册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0652-8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红军团长回老家	1
第二章	拉队伍打鬼子	16
第三章	笼络仇人	27
第四章	又生是非	44
第五章	各有各的心事	61
第六章	庙会夺枪	76
第七章	小刺猬与小白鞋	88
第八章	偷梁换柱	100
第九章	一报还一报	111
第十章	捉放小刺猬	120
第十一章	郭家大院被烧了	130
第十二章	引鱼上钩	148
第十三章	以德报怨	156
第十四章	整 训	164
第十五章	李母就义	176
第十六章	民 选	191
第十七章	九莲山伏击战	209



第十八章	铁榔头与小白鞋	219
第十九章	挖 宝	230
第二十章	看戏风波	245
第二十一章	大“扫荡”开始了	258
第二十二章	转移到外线去	271
第二十三章	突 围	283
第二十四章	刀尖上的日子	296
第二十五章	最后一顿饺子	306
第二十六章	大屠杀	323
第二十七章	盼着八路早下山	346
第二十八章	死了的和活着的	354
第二十九章	身与心的摧残	368
第三十章	成眷属的未必是有情人	380
第三十一章	送五万斤粮食到冀西	390
第三十二章	夜行晓宿	401
第三十三章	血染的粮食	407
后 记		416

第一章 红军团长回老家

1

李长生一路走得狼狈，但精神尚好。他心里装满了香梅。

香梅是他媳妇儿，具体地说是他离家前新娶的，那个鲜鲜亮亮的媳妇儿，那个疼死人不要命的媳妇儿。

细算起来应该是五年前的事儿了。

那一年，当教书先生的李长生，在老家老井镇参加了一场暴动。他和爹带着几十个人缴了村里大地主郭老全家的枪，砸了他家的盐店，分了他家的粮食、衣裳。那场暴动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势如破竹，动静弄得挺大。可后来却失败了，政府的军队对他们实施了一场大搜捕。那天傍晚，郭老全、郭老财兄弟俩用大铡刀把爹的头铡下来，挂在村中央的大槐树上示众。他侥幸逃命，一路乞讨去了南方。

说来也算幸运，李长生后来参加了红军，还当上了团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国民党不追了，红军也不跑了。日子刚刚消停些的时候，日本人就打进华北了。有一天，毛主席让警卫员把李长生叫到了窑洞，笑着对他说，李长生啊，你是冀中人，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啊。冀中在燕赵腹地，那地方人多，粮食也多，你就回老家发动群众打鬼子吧。

李长生清楚地记得，毛主席还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觉得很温暖，很舒坦。他没向毛主席表决心，只回答了个“是”，敬了个军礼，转身走了。但他心里十分亮堂，因为走到哪儿，他都可以说是毛主席派来的。

老井镇属于冀中平原白洋县的一个古镇，有两千多户人家。村子很美，

村前有一条河，河水很清，一年四季流水不断。村后有一座山，叫九莲山。说是山，实际上是一座古汉墓，也就三十多米高，跟他以前翻过的雪山一比，那简直就不算山，充其量就是个土圪塔。村中央有一口千年老井，井前矗着一座石碑，石碑上有碑文，上面介绍着老井镇的来历。

不知什么时候，老天下起了小雨，紧接着起了一层雾。天地间，一下子变得苍苍茫茫，混混沌沌，笼罩在烟雨中的老井镇，像李长生后来看到的江南小镇，更像一幅明清时代的山水画，幽雅恬静，虚实相间，浓淡相宜，令人遐思。

到河边了，马上就要见到离别五年的香梅了，李长生情绪相当高，甚至有些控制不住，他不得不蹲下来，把鞋带解开又系上，这样情绪就稳定了许多。

开始过独木桥了。这座独木桥承载了他童年的许多美好记忆。最刻骨铭心的是，当年，娶梅香的时候，也赶上下雨，二十岁刚出头的他背着新娘子，心潮澎湃地过了河。他清楚记得，当时她的头紧紧靠着他的肩膀，头发搔着他的耳根儿。她的身体轻轻的，暖暖的，软软的，背在身上怪舒服。见对岸没人，香梅在他脖子上亲了一口。那个年代，没过门儿的新娘子能这样做，也算一种胆大妄为的壮举了。现在回想起来，也足以令人耳热心跳。

细雨中，李长生的脚步不由加快。

沿着独木桥慢慢地走，快到对岸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对面呼啦啦来了一群人，朦朦胧胧的，看不清面孔，但隐约看出，那些人手里像是有枪。其中一个人上了桥，对着李长生大声喊：“回去！”

李长生把脚步停下来，仔细看那人，但因为雨雾天气，还因为那人戴着一个大墨镜，怎么也看不清他的脸。李长生对着那人喊道：“对不起，你先回去吧。我都快上岸了。”

那人把手枪举起来：“怎么？你敢阻挡抗日队伍前进，吃了豹子胆儿啦！”随后朝岸上的人喊道，“弟兄们，冲过去！”

一听说是抗日队伍，又见岸上的人要上独木桥，李长生双手一拱：“好，好。我退回去。”说完，转身往回走。

李长生刚退回岸边，对面的人就一字排开上了独木桥。第一个上岸的就是那个戴大墨镜的人。那人仔细端详了一下李长生，忽然打了一个激灵，围着李长生转了一圈儿，又转了一圈儿，阴阳怪气地道：“大白天，我他妈不是遇到鬼了吧？”

那人摘下了大墨镜，李长生终于认出来了，他就是大地主郭老全家的管家兼打手郭六串，外号小六子，比李长生大一两岁。当年暴动失败后，就是他带着官府的人到处搜捕参加暴动的人。爹就是被他五花大绑捆走的。

仇人相遇，分外眼红。但是当了红军团长的李长生还是保持了应有的克制：“小六子，你没遇上鬼。我是活着的李长生。”

小六子又激灵了一下，说话有些磕巴起来：“你……你，你真没死？”

李长生冷笑了一下：“我知道，你们郭家人都盼着我死。可惜我活得挺结实。你可看仔细喽。”

那些扛枪的人都陆续过了独木桥。一见李长生，都愣了神，打起了寒战。有的人像见了鬼似的惊叫起来。

小六子镇静了一下，对那些人吼道：“叫什么呀叫？日本鬼子咱都不怕。一个穷棒子，把你们吓成这个尿德性。快走，练操课去吧。”

那些扛枪的人站好队，稀稀拉拉走开了。不时有人回过头来看看李长生，接着便嘀嘀咕咕。

小六子走了两步，回过头来对着李长生拱了一下手：“活着好，活着好。李长生，往后，咱们可就骑着毛驴看唱本儿——走着瞧了。”

因为李长生心里装满了香梅，他没心思答理小六子。

2

一进院，李长生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儿，在枣树底下心无旁骛地玩儿尿泥。

他走近那小男孩儿，蹲下身子看着那张脏兮兮的脸，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还有那支支棱棱的两只大耳朵，很像自己。这是自己的儿子么？他清楚地记得，他临逃走的时候，香梅告诉他，她怀孕了。细算起来，岁数也就是这么大。对，这一定是自己的儿子。

李长生蹲下来，用手摸了一下男孩儿的脸，说：“孩子，叫爹。”

谁知，小男孩儿很没礼貌地把他的手扒拉下来，接着又把尿泥抹在他脸上，然后，站起来一边朝屋里跑一边喊：“娘！娘！”

从屋里走出来一个青年妇女，中等个儿，腰细臀肥，浓黑的头发向上盘着，圆脸蛋儿，有酒窝儿，眉清目秀，很白净。上身穿着花条褂子，下身穿着深蓝色的裤子，脚上穿着一双方口布鞋。见到李长生，她的眼神很疑惑。

“香梅！香梅！我是长生啊。”李长生认出香梅后，大胆而急切地向香梅扑去。

香梅愣了好一会儿，然后摇摇头，又把头低下，灵动的眼睛眨巴了两下，躲闪着转身向屋里走去。

李长生追上去，死死地拉住香梅的胳膊：“香梅，香梅！你看看我。我真的是长生啊。”

香梅停住了脚步，一边挣脱被死死抓住的胳膊，一边用胆怯而疑惑的眼神看着李长生，好大半天，才颤抖着嘴唇说：“你真是长生？”

李长生激动地点点头。

香梅眼里一下子涌出泪水：“你，你还活着？”

李长生又点点头：“活着。”

香梅突然大哭起来：“天哪！”说完，扭头进了屋。小男孩儿紧紧地扯着香梅的衣角，并用充满敌意的眼神盯着李长生。

李长生忘记了小男孩儿的存在。五年没见，不管是从情感表达还是生理需要哪个方面来讲，他都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像疯了一样地抱住了香梅，不顾一切地把她扔在炕上，二话不说，就把她死死地压在身子底下，然后用厚厚的嘴唇去亲她的脸。

香梅躺在炕上拼命挣扎：“长生，长生，你……你别这样……”

李长生还是全然不顾地一边亲香梅的脸，一边解她的衣服，他说话的声音变得十分急促：“香梅，五年了，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啊？”

香梅使出浑身的力气想坐起来，但面对李长生拼命的压迫，她怎么也做不到，她的脸变得通红：“长生，你听我说，你真的不能这样了……”

李长生的脸也憋得通红：“你是我媳妇儿。我们五年没见了……”

小男孩儿刚开始只是看着两个人在炕上折腾，看着看着，他瞅了个机会，对准李长生的大腿狠狠地咬了下去。小男孩儿几乎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但李长生却似乎没觉得疼，他依然在香梅身上施展不可遏止的暴烈行动。

这工夫，门外有人说话：“铁锤儿他娘，饭做好了没？太阳都偏了西了，怎么烟囱还不见冒烟儿呢？”

李长生听出了是娘的声音。他不情愿又很不好意思地放开了躺在炕上的香梅，但已经晚了。说话间，李母进了屋，一块儿进屋的还有弟弟李长在。

香梅赶紧把被李长生弄乱的衣服和头发整理了一下，十分慌乱地指着李

长生对李母说：“娘，娘，你看，你看看，谁回来了？”

李长生的脸臊得一塌糊涂：“娘，我是长生。”

李长生的话一落地，李母端着的半簸箕玉米都扣在了地上。她像傻了一样地张开了大嘴，死活合不上。

弟弟李长在的表情也是惊讶而傻呆的。

李长生上去抓住了李母的手：“娘，你怎么啦？我真是长生啊。我走了这些年，也没给家里来过信，让你老人家惦记了。”

李母很木讷地看着李长生，突然坐在地上哭了起来：“作孽呀。我真是作孽呀。”

李长生很莫名其妙：“娘，我回来，你应该高兴才是。你怎么说这样的话？”

李母坐在地上拍着大腿继续大哭：“我真是作孽呀。”

李长在见此情景把脸扭过去，也蹲在了地上，他的表情复杂到无法描述的地步。

香梅蹲下身子把李母扶起来，掏出手绢帮她把眼泪擦干：“娘，不管怎么说，长生活着回来了，咱一家人应该高兴啊。是吧？娘。”

李母站起来坐在炕上，李长生紧挨着李母坐下。

李母用手托着李长生的下巴，仔细地端详着他的脸：“儿啊，娘这不是做梦吧？”

李长生笑着说：“娘，大白天的，做什么梦？是儿不好，这些年让你挂心了。”

李母也笑了：“儿啊，娘没成想这辈子还能看见你。可是娘对不起你呀。”

李长生不解地问：“娘，你说什么呢？”

李母把眼睛闭了一下，眼泪又下来了：“儿啊，娘真的对不起你呀……我那傻儿，娘真不知道你还活着回来呀……”

李长生说：“娘，别这么说，好吗？”

李母伸出胳膊拍打着李长生的肩膀哭着说：“我那傻儿啊，娘真对不起你呀。我那傻儿啊……”

听娘反复说这句话，李长生傻愣着更加莫名其妙。他看看香梅，再看看长在，他们的脸上都很不自在，眼睛不知往哪看。

这是怎么啦？

李长生逃走後，一连几天不见音信。接下来，村里不断传来李长生死在白洋淀的消息。

郭老全、郭老财哥儿俩扬言一定要把李长生一家斩尽杀绝，不留后患。李母带着已经有了身孕的香梅和十九岁的李长在连夜跑到一个远房亲戚家避难。那个亲戚家穷，养不起这么多人，话里话外还怕受牵连。没住几天，李母只好辞别亲戚，另求生路。

李母娘家的日子还算过得去，但她知道不能回，郭老全早已撒下人去等着捉拿。无家可归，有亲难投，李母只好带着香梅和长在沿街乞讨，四处流浪。

后来，他们在一个叫水牛店的小村子里遇到了老黑头。老黑头也是组织暴动的领导人之一。暴动失败后，他和李长生一起逃到了白洋淀，想搭条船去保定。可码头已经戒严了，他们正要转身往回走的时候，一个持枪的警察认出了李长生：“抓共党暴乱分子！”老黑头一闪身钻进了刚下船的人群之中，李长生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几个警察扭住了胳膊。紧接着，李长生被押上了船。

老黑头亲眼看见，船没开多远，李长生跳进了白洋淀，几个警察一起开枪。不一会儿，水面上出现了一片血。

在老黑头说这些具体情况之前，李母只是听到李长生死的消息。有人说死在了地沟里，有人说死在了芦苇荡，说得有鼻子有眼儿，但李母还是不完全相信。她心里有一线希望儿子还活着。听老黑头这么一说，她心里仅存的那一丝希望一下子全破灭了。丈夫死了没几天，儿子又死了，自个儿的命怎么这么不济呢？李母欲哭无泪，香梅也痛不欲生，从小受哥哥呵护的李长在也哭得放开了嗓门儿。老黑头挨个儿地劝他们，直到每个人都停止了抽噎。

老黑头懂点儿医道，他靠行医在水牛店安下身来。因为他医道好，医德高，在村里很有威望。

老黑头劝李母一家暂时在村里住下来。李母寻思半天，也没什么好的出路，就答应了下来。就这样，一直听到郭老全得暴病死去的消息，李母这才带着一家人回了老井镇。

眼看着香梅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郭母既喜又忧。长生已死，香梅成

了寡妇，孩子生下来就没爹。香梅才二十岁，总不能让人家守一辈子寡吧？既要保住李家的骨肉，又要让香梅找个好婆家，李母费尽了脑筋，愁坏了身子。从内心讲，香梅确实是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媳妇儿，不光模样长得俊，也通情达理。过了门儿，敬老的，疼小的，里里外外，都拿得起放得下，婆媳俩从来没红过脸儿。跟长生成了亲，香梅一万个心满意足。小两口模样般配，脾气相投，十分恩爱。可万没成想，他们就这么没缘分，炕头儿刚睡热，就做了半路夫妻。

忽然有一天李母脑袋开窍，想出了一个主意：让长在娶香梅。这样既能保住李家的骨肉，也能保住香梅不离家，还能做自己的儿媳妇儿。听老辈儿人说，有姊妹易嫁的，也有小叔子娶嫂子的。这么做了，也算对得起死去的长生。

李母把事儿想透了以后，就把话儿给香梅婉转地露了。香梅一听，心嘣嘣直跳，脸着实红了一阵子，寻思了半天才说：“娘，这，这合适吗？”

李母说：“有什么不合适的？只要你愿意。”

香梅低下头看了看自己隆起的肚子，又寻思了一会儿，小声说：“俺听娘的。”停了一下，又不无顾虑地说：“娘，外人会怎么看咱呢？”

李母说：“这是咱老李家的事儿，管他外人干什么？”

香梅抬起头来看了一下李母，又低下了头：“娘，长在比俺小一岁，又是个没成过亲的小伙子……”

李母笑了：“他那个木头脑袋瓜子。娶了你，是他修来的福儿……”

香梅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女人。她嫁李长生是两心相悦，情投意合。但没想到，命运却把她推到了这样一个尴尬境地，她不得不静下心来反复寻思掂量自己的终身大事。在她眼里，李长在虽然没有李长生那么精神，那么灵气，但也是个实实在在、憨直能干的小伙子。嫁给他，这辈子也算踏实。更重要的是，她现在已经离不开这个家，离不开这个比亲娘还亲的婆婆了。她认为，这也是她的命。

香梅这儿思想通了，李母又去跟李长在商量。李长在一听，脸就红了，闷了半天，才说，听娘的呗。他心里有数，要不是阴差阳错，他一辈子也要不上香梅这样的媳妇儿。

两头儿都说好了，事儿也就这么定下来了。

在李母的张罗下，李家请当家伙族的人吃了顿饭。既没张灯，也没结彩；既没放鞭炮，也没拜天地。香梅挺着个大肚子，就把铺盖卷儿和小叔子

李长在搬在了一起。

事儿办完之后，李母抓着香梅的手说：“孩子啊，让你受委屈了。”

抓着婆婆的手，香梅低着头腼腆地说：“娘，能接着给你当儿媳妇儿，是俺的福分。这就是俺的命。”

事儿没过多少天，香梅就临产了。万万没想到的是，香梅难产，孩子一落地，就没气儿了。

香梅难受，李母更难受。长生死了，根儿也没留住。老天怎么这么不长眼哪？！

4

白洋淀的风，通过窗户直接吹到炕上，带来一股咸滋滋儿的清香。

李母看着对着窗户发呆的李长生叹了口气说：“儿啊，这就是命啊。睡吧，啊？”

李长生站起来收拾自己带来的生活用品。就听香梅站在门帘底下说：“娘，睡了没？俺把褥子和被单抱过来咧。”

李母应道：“没呢。进来吧。”

香梅进门没敢看李长生一眼，顺手把褥子和被单放在了炕上，想转身就走，犹豫了一下，脱了鞋，上了炕，把褥子和被单铺上。

李长生在一边看得很清楚，那褥子和被单全是新的，至少是新洗过的，很干净。另外，香梅铺得很精心，一次次把褥子抻平，被单也是拿起来抖了又抖，生怕有什么东西带进去，把人硌着。香梅的每一个动作都很仔细，而在李长生眼里又是那么熟悉，那么温馨，那么勾人回忆。记得新婚那天晚上，香梅就是这样，有意不脱衣睡觉，一遍又一遍地把两铺两盖来回倒腾，以掩饰自己的羞怯和紧张。

忙活完了，香梅下了炕，低头小声道：“便盆儿在炕根儿底下呢。”说完，一挑门帘，回了自己屋。

李母把油灯从柜上端到了窗台上，为的是睡觉前吹灯方便。她拨了一下灯花儿，灯就亮了许多。她看看李长生，叹了口气：“咳。儿啊，上炕歇歇吧。”

李长生打来水洗了脚，坐在炕上，却不想睡。

李母躺下睡了：“儿啊，这就是命啊。人不能跟命争。”

李长生没说话。

李母翻了个身，叹了口气：“当年你和你兄弟的名儿都是我取的，一个长生，一个长在。你们长生长在，我这当娘的才有指望啊。”

李长生笑了一下说：“就是啊，娘。我这名字你算是取着了。这不，我活着回来了嘛！”

李母直起脖子像想起了什么似的问道：“你在外头跟了共产党，那你这次回来干什么？”

李长生说：“打日本鬼子！”

李母皱了一下眉头：“就你一个人，打日本子？”冀中一带的人，管日本人叫日本子。

李长生说：“我把大伙儿团结起来，人不就多了吗？”

李母摇了一下头：“儿啊，打不打日本子，娘不管，你爹的仇，你一定要报！”

李长生想了想说：“仇要报，日本鬼子也要打。”

李母听了有些不满意地说：“日本子杀不杀人，娘没看见。你爹可是死在了郭老全、郭老财那两个挨千刀的王八蛋手里。人家把你爹的人头挂在老槐树上示众啊，我那亲儿。听娘跟你说，这个仇不报，你就枉为世上人！”

李长生赶紧安慰李母：“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仇，不就是杀父之仇吗？”

李母这才放了心：“这才是你爹的儿。睡吧。天不早了。明儿一早起来到街坊邻居家转转，给人们个惊喜。”

李长生答应着：“哎，哎。”想了想又说，“娘，你先睡吧。我想这就出去转转。”

李母说：“傻儿啊，天这么晚了，人家都睡了，你上谁家去转呀？”

李长生说：“娘，你睡吧，我随便转转。”说着一挑门帘出了屋。就听李母嘱咐道：“要不，让长在跟你去吧？”

李长生说：“不用了，娘。”

李长生走到堂屋的时候下意识地看向对面屋里看了一眼。

五年前，那是他和香梅的洞房，在那间小屋里，他很幸福地完成一个男孩儿到一个男人的蜕变，至今历历在目，刻骨铭心。而现在物是人非，小屋易主了。屋里的主人显然还没睡，但听不到说话，只听到翻身和叹气声。他简单地摇了摇头。

那是几年前的一次庙会，老井镇村边儿搭了一个大戏台，十里八乡的人都跑过来看戏，戏台底下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当教书先生的李长生本来有课，当他听说演《西厢记》，心里就痒痒。他很喜欢戏里边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对里边的一些唱词，既能背，又能唱，但他从来没看过这出戏，何况是县里剧团的科班演员来演的，他心里像扎上草一样。向校长请假，未允，没办法，他只好来了个偷工减料。匆匆把课上完，给学生们布置了作业，就溜儿小跑，去了庙会。

就在那次庙会上，他认识了香梅。

李长生大汗淋漓地跑到庙会的时候，戏早就开始了，他左挤右挤好不容易钻到了人群里边。乡下的戏台，设施很简陋，中间或靠前边的位置并排放着一些大木头。来得早的人就可以坐在木头上看戏，来得晚的人没地方坐，只好站在外围看。

那天李长生命好，当他挤到那些横躺着的大木头跟前时，正好一个人站起来走了。他也没客气，一屁股就坐下了，弄得身边好几个人乱看他。

到了张生与崔莺莺幽会的那场戏时，年轻的李长生一下子激动了，格外入戏了，他一激动，就忘了周围还有那么多人在看戏，他跟着张生说起戏里的台词。那是崔莺莺写给张生的诗，那诗很经典，也很微妙。是他在小学课本上所难以见到的，至今还经常偷着背：

待月西厢下
迎风户半开
拂墙花影动
疑是玉人来

李长生的前排坐着几个姑娘，听到这几句诗，有的似懂非懂，一边看一边嗑瓜子儿。有的脸绯红，偷偷把头低下。一个扎长辫子的姑娘问旁边的姑娘：“拂墙花影动，是哪个拂字？”旁边的姑娘摇了摇头，接着又半开玩笑地道：“问那么精细干什么，你也会张生啊？”扎长辫子的姑娘推了一把那个姑娘：“去你的！”

尽管两个姑娘说话的声音不大，但还是引起了李长生的注意。他往前倾了一下身子，见那扎长辫子的姑娘正用一支红色蜡笔在雪白的手绢上写着什么。他仔细一看，手绢上歪歪扭扭地记着那首诗，只是“拂”字不会写，在上面空着，还有“墙”字也写错了，左边“土”字旁，写成了“木”字旁。出于老师的职业习惯，他凑过去说：“‘拂’字是拂晓的拂，左边一个提手，右边是大佛的佛，去了单立人儿。”

这一说不要紧，几个姑娘都回过头来看他。那个扎长辫子的姑娘回过头来正好对着他，她的脸先是一红，接着就是莞尔一笑。那一笑，让姑娘白里透红的脸格外阳光灿烂，随着眉毛往上一翘，两个酒窝儿很生动地显现出来。她想了想，还是不知道“拂”字怎么写，就把手绢和蜡笔很大方地递到李长生手里：“那你给俺写不得了。”

李长生犹豫了一下，把手绢和蜡笔接了过来。停了一下，一笔一画地把“拂”字写上了，接着又把写错的“墙”字改了过来。然后，把手绢递给了她。

扎长辫子的姑娘接过来，又看了一下李长生的脸，笑道：“你写的字可真好看。”

旁边的姑娘说：“香梅，给俺看看。”

扎长辫子的姑娘机灵地把手绢装进口袋，道：“看什么看？看到眼里拔不出来了呀。”

身边的一个姑娘便开起了玩笑：“吆，可得装严实了，说不定哪天拿去会张生呢。”

扎长辫子的姑娘狠狠地掐了那姑娘一把，那姑娘便“哎哟哎哟”地叫起来。

戏散了，那几个姑娘先站了起来。扎长辫子的姑娘回头看了李长生一眼，又是莞尔一笑，腮上两个酒窝儿又生动地显现出来。李长生心里一股热浪陡然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感觉，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他本想跟她说些什么，至少问问是哪个村儿的，多大年龄了。可他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姑娘们拉着说说笑笑地走了，李长生忽然发现手里还捏着一支蜡笔。他追过去，要把那支蜡笔还给它的主人，却发现姑娘们挤进人流中，再也找不见了。

李长生拿着那支蜡笔在人群中逡巡着，他希望那个扎长辫子的姑娘能够回过头来找这支蜡笔。但一直到人们都走散了，也没见到她。他死死地记住

了，她叫香梅。

之后的一些日子，李长生经常偷偷念起“香梅”这个名字，眼前经常出现那条长辫子，那张白里透红格外阳光灿烂的脸，还有那两个生动的酒窝儿。

男大当婚。李母张罗着给李长生找媳妇儿。李长生长得个儿头儿高大，相貌英俊，还有文化，找对象不犯难，媒人说了一个又一个，他的态度一直很消极，要么，不见；要么，挑三拣四。李母急了：“别不知天高地厚啦，你想找仙女儿呀？”

李长生笑笑不说话。他认为，那个香梅就是仙女儿。这个世界上，谁也没她俊，谁也没她可人儿。只可惜，当初为什么没问问她是哪村儿的。

事情过了一个多月，又一个媒婆给提亲了。李长生开始说不见，但李母揪着他耳朵让他去。他没办法，就去了。去是去了，但他没有一点儿心思，衣服也没换，还有意穿了一双露脚指头的破布鞋。

李长生那次相亲去的是五里铺，离老井镇仅五里地。在媒婆的带领下，他觉得那段路很长很长，他认为反正这次又是应付差事，见不见都是那么回事儿。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媒婆介绍的那个姑娘竟是香梅。

一见面，李长生一下子愣在那儿了：世界上竟有这么凑巧的事儿。

香梅在五里铺也是出了名的俊闺女。一到出嫁的岁数，前来提亲的媒婆快把门槛给踢烂了，可她就是不愿意。有的把一大堆彩礼送进了炕头上，她眼睛眨都不眨。一家人都奇怪，不知道她把心思放在谁身上了。

李长生仅瞅了香梅一眼，就迫不及待地对媒婆说：“行了，别相了，就是她了。”

香梅脸红红的，低头摆弄着长长的辫梢儿，见李长生那个傻样儿，抿嘴笑了。

媒婆也一下子愣在那儿了：“你们认得？”

李长生还是那句话：“就是她了。”

媒婆说：“你看你那个傻样儿，你说就是她了。人家闺女说愿意了吗？”

这工夫，香梅“扑哧”一声笑了：“别问了，俺愿意。”说着，一甩大辫子，站起来跑了出去。

婚事就这么订下来了。第二次见面，李长生穿得体体面面，一溜儿小跑到五里铺，一磨一泡就是大半天。那次见面，香梅把写着《西厢记》诗笺的